



“季羨林藏品外流拍卖”是过去一个多月最为人关注的文化事件，随着上月底北大调查报告的发布，这一事件也似乎开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——北京大学在调查通报中表示，已查明证实“举报人”手中字画全系伪作，季老秘书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。然而，记者前天从有关渠道观看到数段有关人士早先摄录的季羨林视频，画面上思路、语言清晰的季老表达了对“丢画”和北大声明的看法，季羨林说：“(丢画)千真万确，我知道，当时有感觉。当面叫你季爷爷、季爷爷，背后偷你的画，这个我知道。偷画的事情，谁也掩盖不了。”

本版文字据《东方早报》

季羨林反击北大 证实偷画存在

北京消息 季羨林弟子钱文忠就“季羨林藏品外流拍卖”事件接受记者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表示，举报人手中的字画真假，并不能和季先生私人财产和物品是否流失完全挂钩。

自称拍得大批“季羨林珍贵书画”的收藏家张衡10月份爆出季羨林收藏被盗卖的消息，随后，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博客披露此事，季老的秘书杨锐后成为被怀疑对象之一。11月初，北大给季老增派助手并成立调查组。随后几天，北大发表声明：外流拍卖字画并非季老真藏，季老秘书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。11月26日，北大通报调查结果：“举报人”手中字画全系伪作。

记者昨天从有关渠道看到的视频则清晰显示了季老11月7日对北大声明的回应——即“偷画的事，谁也掩盖不了”。而在此前10月28日的视频中，季老和举报人张衡就“丢画”一事进行了交流，头脑异常清楚的季老坚持，他早在两三年前就知道丢画一事，并表达了回家的愿望，不过季老只说了自己有字画丢失，但并未确认是张衡手中的字画。对于季老的回应，记者前天致电北大新闻发言人赵为民时，其电话一直转到秘书台，无法联系。

张衡： 北大的调查组 是“不调查组”

记者：您在博客中说，北大在调查过程中根本就没有调查过您和您的藏品，真是这样吗？

张衡：上月底，北大公布了调查报告，但其实在整个所谓“调查”过程中，北大、警方和相关文物专家都从没到我这里来做过调查和鉴定，我所报案的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也没有来调查过，没有给我一个回复，可能还在等领导批示。北大曾造谣说，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曾来过我这里做鉴定，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来过。另外，确实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官来过我这里，但他是来了解情况，他也没有见过我的字画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北大的调查组是“不调查组”。

记者：那拍卖季羨林藏品的金兆公司呢？你和他们的关系如何？

张衡：金兆公司的艺术总监崔贵来是我的好朋友，据我所知，他和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是有比较长（时间）的联系，他认识吴志攀本人。因为在他对我的描述中，他见过吴志攀，他能准确描述吴志攀的模样，他还说吴志攀对字画很感兴趣。崔贵来也说，这些东西肯定有真、有伪，但季羨林的东西在市场上出售是事实，他也认为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对的。



头发花白的季承（右）在医院与13年未见的父亲季羨林相见，并带去老人爱吃的家乡菜。
新华社供图

10月28日季羨林对话张衡

“那些画丢了有两三年了”

张衡：这些画，您没让任何人出去拍卖，没有吧？

季羨林：钱，我也不需要啊。我并不缺钱。

张衡：您家里的藏画突然间被拿到街上拍卖去了？

季羨林：过程我不知

道，(但这是)事实。

张衡：大概什么时候丢的呢？那些画。

季羨林：有两三年了。

张衡：您为什么不去报案啊？

季羨林：我认为那是小事情。

张衡：后来怎么发现的？

季羨林：我也不晓得，(画)怎么传到外面去了。我认为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这都是人偷了几幅画卖，这我也知道，现在看起来，认识也不够了。

11月7日季羨林对话13年未见的儿子季承

“有人当面叫季爷爷，背后偷画”

季承：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。

季羨林：我体会比你深……也不小心陷在里头。

季承：外头的人非常担心，非常关心。

季羨林：现在了解的情况太多，对一些人不利。特别是关于字画，我最清楚……可以掩盖，确实掩盖不了。天底下事情，不能掩盖——要掩盖，会弄

巧成拙。

季承：有一次我在外头站了两个小时，还是冬天，都没进来。

季羨林：这情况我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你要来，有人从中作梗，这我知道。

季羨林：……我了解的情况太多，特别是我的藏画，我最清楚。所以，我很小心。这种事情，听起来天方夜谭，实际上，可能都有的。还有问题是，坏人世

界真有，这不能不承认。

(女)：北大声明，说张先生的画都是假的，都是赝品。

季羨林：(丢画)千真万确，我知道，当时有感觉。当面叫你季爷爷、季爷爷，背后偷你的画，这个我知道。偷画的事情，谁也掩盖不了。现在是，偷多少，我不知道。我的画，还是有经济价值，没法说。

本版图文均据《东方早报》

13年不能见面，北大拒交季羨林房产钥匙

季羨林的儿子 无权进季羨林家？

70多岁的季承是季羨林先生的儿子，他在10月获悉季老书画被盗后马上联系北京大学，并要求见父亲一面。得到的答复是：不同意。随后他自己赶到301医院，试图去见父亲亦未能如愿。直到后来有关人士从中斡旋，才终于为这对白发父子安排了一次会面。然而，在前天接受记者专访时，季承表示，自从见到父亲后，父亲已经授权他管理他的家和藏品，但是北大至今还没有把父亲在北大的家的钥匙给他。记者前天试图联系北大调查组相关人士，但和季承一样，始终未能从北大有关方面得知调查组人员的真实组成。

有人作梗13年多次被拒见

记者：您有13年未能和父亲相见，现在见父亲方便吗？

季承：现在见父亲很方便了，没有任何阻碍。现在我每天都会去301医院，有时候每天要去2次，给父亲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，陪他聊天。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。13年间，我去过301医院很多次，但就是有些人作梗，不让我进医院见父亲，有一次大冬天，我在外面等了2个多小时，他们就是不让我进去。什么原因，我也想不通。

记者：有消息说，您作为季老唯一的儿子，至今还未能拿到父亲家的钥匙，是这样吗？您见过父亲的藏品吗？

北大拒交季家钥匙

季承：父亲在北京的房子有两处，一处在北京大学校内的第13公寓（有两套），一

处在蓝旗营。北大的房子，我现在能进去了，但是蓝旗营的房子我还是不能进去。父亲的藏品似乎已经被人移到那里了，主要在蓝旗营。自从见到父亲后，父亲已经授权我管理他的家和他的藏品，但是北大至今还没有把蓝旗营的钥匙给我，他们给我的解释是，调查还在进行中。但北大不是早已经对外面说，调查已经结束，父亲没有丢东西吗？我后来去北大要过钥匙，但北大就是不吭声，拒绝办理交接手续。

我是季羨林的儿子，儿子却没有权利进自己的家，拿不回家里的钥匙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北大有这个权力吗？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也没出示文件，不允许我进自己的家，难道北大就有？我不理解。

记者：北大的声明说，您父亲的藏品没有丢，外面的字画系伪作，您怎么看这个声明？您听说过父亲藏品丢失吗？

季承：原则上，我相信北大的调查结果，但北大三番两次发声明说，没有丢东西，既然真没丢东西，那何必发那么多次声明呢？在他们所谓的调查过程中，北大领导和调查组都没有接触过我们家属，征询我们的意见，倒是我去北大找相关领导很多次，但每次都是所谓的工作人员出来应付我，而领导以各种理由推托。

关于父亲藏品的流失问题，我没有听说过，到现在关于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而且这些年我也没见过父亲的藏品。之前我和张衡、唐师曾都不认识，对他们举报的事情也不知情，但他们向媒体提供的线索有道理。

钱文忠：阻隔父子13年有何理由？

季老11月7日见儿子第一面，讲的是什么呢？“五舅母还在不在？”13年的父子不让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看季先生的次数是很多的，但是我没有一次单独见季先生的。我也是到11月初才知道，同在北京，儿子上班都要经过医院，居然13年没有见面。我原来以为，一两年见一面总还是有

的。事实是，从季老85岁、季承60岁开始，父子俩就没有相见，直到上个月。父亲想儿子，儿子也屡次努力与父亲相见，但有些人就是不让父子俩相见。这些事实，都有他们父子交谈录像为证。

我想强调的是，在这个事情上面，301（医院）没

有任何责任，见不见季老，权力在北大那里。他儿子来过几十次，都没有让进来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他们父子13年不见。这没有道理。现在有人探望季老，包括他的家属，好像都有人盯着，起码我去是如此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必要？有什么理由？有什么法律依据？



季羨林和自己的弟子钱文忠(左)。